

大舅家的三姑娘,我喊“三姐姐”。

当年小镇有两个县国营大厂,县轴瓦厂和县棉纺厂,前者以男工为主,后者则是女同志居多。本地和周边四镇八乡的居民,但凡进了这两个厂做工人,很是自豪的。两个国营大厂的效益非常好,不仅工资高,福利亦好,夏天有防暑降温费,冬天有年终效益奖金,很是让别人羡慕。三姐姐中学毕业后,通过招工考试考进了棉纺厂,但进厂正式上班,还要过大半年时间。大舅看她天天在家甩膀子,也不是个事,正好他工作的水上运输站搞三产,把沿街的办公室跟食堂打通,开了个茶馆,差一个服务员,便让三姐姐去做个临时工。

三姐姐工作的这个茶馆,唤作“小小得月楼”,包子很有特色。这种包子,跟他乡的烧麦并不相同,馅里有青菜、肉丁,坨粉等,咸中微带着点甜,甜中又略带点咸。我正常一口便能吃大半,第二口不小心就能咬到手指头。大舅每次带我来喝早茶,都要点上几个我最爱的菜烧糜。三姐姐不忙的时候,就会过来坐下来说话,每次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就会晃动她的两个辫子,把我脸上沾的包子屑和菜叶沫拈掉,边笑话我说,她上班的工资还不够我吃包子的。那时候的三姐姐,明眸善睐,柳叶的弯眉,笑起来很好看。在她很亮很亮的眼睛里,仿佛能看到我吃包子时的一张油乎乎的大花脸。

后来,有人悄悄跟大舅母说,你家三子跟茶馆做面点的厨师谈了。大舅母晚上召集一大家子,跟三姐姐开家庭会议,说,你马上就是县棉纺厂的正式工了,不能跟一个茶馆的临时工谈。三姐姐平素话不多,却很倔强,绞着衣角就是不应。后来我老妈,三姐姐喊的姑姑,出来做工作,跟大舅母说,三子平时老实,话又不多,这个小伙子我看也蛮老实的,蛮般配的,大舅母也就听了劝。

三姐姐跟三姐夫过了喜铺担子,结了婚,很是幸福美满。可天有

人物素描

三姐姐

施小军



水乡 余伟 摄

不测风云,在我外甥女出生后不久,三姐夫就突然倒了下来,县城里的大医院诊断为脑梗加肌肉萎缩症,让家属做最坏准备。三姐姐再次显示了她倔强不服输的性格,擦干泪水,不理别人劝她改嫁的建议,接过了家里顶梁柱的重任。作为三班倒的纺纱女工,她尽量抢着上别人不大乐意的大夜班,白天补完觉便带孩子,照顾丈夫,以及家里的洗洗涮涮。三姐夫卧床二十年,三姐姐便如此黑夜白昼颠倒了二十年,在婆家娘家的帮助下,把孩子拉扯到大学毕业、上了班,把三姐夫服侍到一瘸一拐地重新站了起来。

二十年后的今天,三姐夫旧疾复发,又倒了下来。老妈叹气说,这个黄鼠狼单敢(挑的意思)病鸡子咬,什么个事啊。三姐夫在医院做完开颅手术后,回家康复治疗,一大家子人来看他。老妈问,你个认得恩(我)是哪个啊?三姐夫已无法说出

话来,只是点着头,不停嗯嗯呜呜地说着什么。老妈又说,恩晓得呢,你放心哎,三子肯定会把你服侍好的,你要好好地过,慢慢地养啊。三姐夫突然流着眼泪,笑了起来。

前段时间我去探望三姐夫,看着瘦瘦小小的三姐姐,帮且高又胖的三姐夫擦洗,娴熟地帮他翻身,按摩,喂饭喂药,我红着双眼来到客厅。三姐姐做完一套既定流程后走出房门,同我聊天说,没啥,习惯了,多大的事啊。她淡定而又很从容,仿佛在诉说着别人的事情,又长长地呼出一口气,继续说,现在镇上给你姐夫办了低保,你家外甥女又工作、成家了,不要我烦神,这个日子比当年好过多了。又对正在在院子里玩的她的大外孙子细声慢语地说,你跟小舅爹爹(舅爷爷)先走,去大舅爹爹家吃饭啊,婆奶奶把几件衣服涝(洗)掉就来。

那个笑起来真好看的三姐姐,又回来了。

全是上坡,挑起来非常吃力。一担水籽稻一二百斤。路上歇肩的时候,只好用衬杵,这样起步就容易得多。母亲和大姐各带了几个特大号的玻璃瓶,里面是泡好的茶。天气太热,这大瓶茶水就是续命水。

依旧没有风。太阳在头顶明晃晃的。从下田的那一刻起,我们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。但是,为了能抢在天黑之前将稻全部打完,我们一分钟也不敢懈怠,全力地踩着打稻机。不用挑稻的时候,两个人踩,两个人喂稻桶,还从容些,但倘若我与姐夫两个人有一个人去挑稻谷,小妹一个人就要喂两个人的稻桶,六斗水田的泥深齐脚肚,在泥田里来回奔走,小妹很快就成了泥猴子一个。

最恐怖的是中午稍事休息之后再出门,所触之物皆烫手。太阳颤晕晕的,仿佛能熔化万物,我的脚被地上的火烫得一跳一跳的。人得水田,水也烫人。稻已经全部割完了,姐姐也帮着挪稻桶,母亲则去锁禾桶菱。约莫下午五点,太阳仍在高空放火,田里的稻只剩下五分之一的时候,父亲用完牛回来了。父亲替下了体弱的二哥去锁禾桶菱。一边踩着打稻机,父亲一边自责,真不该想发财,去包人家的田,把自己家的小孩子们累中暑了怎么办?

生活写真

芙蓉花

张健

我住的院子里长着几株木芙蓉。春天插的枝条,秋天就见花了。

芙蓉花中有一种“醉芙蓉”,重瓣,清晨初开花冠洁白,随着时间推移,逐渐转为粉红,傍晚变为深红,多数在次晨凋谢。因花色一日三变,故名醉芙蓉,又名“三醉芙蓉”“弄色芙蓉”。范成大《菩萨蛮·木芙蓉》里咏着:“冰明玉润天然色,凄凉拚作西风客。不肯嫁东风,殷勤霜露中。绿窗梳洗晚,笑把琉璃盏。斜日上妆台,酒红和困来。”原来,芙蓉花就是这样把自己喝醉的。

醉芙蓉开花最有气势,满树盛开扶头花——硕大的花朵红红白白缀满枝头,压得枝条弯曲几欲坠地,须额外加支撑,树枝才能直起腰来,故曰“扶头”。早晨,立于花下,不,立于花朵之中,赏花团锦簇,品秋阳清爽娇媚,直可邀三五佳友,吟风咏花。白居易说:“晚凉思饮两三杯,召得江头酒客来,莫怕秋无伴醉物,水莲花尽木莲开。”这木莲也是指芙蓉花。他说的是傍晚饮酒赏花。我觉得芙蓉花最宜早晨欣赏,除了缤纷的花,还有叶还有鸟。木芙蓉硕大的绿叶,在阳光中细语,闪烁着嫩绿的光。早晨的鸟儿格外活跃,黄腹山雀在花丛中啾啾,白头鹎在枝头婉转,灰喜鹊从空中展翅飞过……这个时候,不需要言语,需要的,只是静静听静静看,然后带着会心的微笑离去。

芙蓉花可食。相传宋代有道名菜,以新鲜的木芙蓉花煮嫩豆腐,红白相映,如雪后红霞,美曰“雪霁羹”。亦可烧汤,软滑爽口;可与鸡肉一道烧制,与竹笋同煮,与粳米一道煮粥,还可拖了面粉,炸了吃。我有时会想:这算是“含英咀华”呢,还是“暴殄天物”?其实,赏也罢吃也罢,爱,才是它的内涵吧?

要想看到“冰明玉润”——洁白的芙蓉花,只有早晨,等太阳升起来,它就开始“醉”了,一丝淡淡的红晕从某一片花瓣的边缘悄悄蔓延,不胜娇羞。下午,它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了,不再是白花,而是娇艳的粉红。晚上,花儿醉意浓了、睡了,不便“烧烛”扰之,看,直到早晨,它还“浓睡不消残酒”,高卧枝头。这是恣意开放的花,这是自由自在的花,一切由着性子来,不在意春怎么说、夏怎么说、秋怎么说。春风来了又如何?不去凑那份热闹。秋风来了又如何?该开的就要开,怒放一回,笑够了、醉了就落吧,明年还笑秋风,明年还醉枝头。也许晚唐高蟾的《落第诗》正好表达出芙蓉花不卑不亢的情怀“天上碧桃和露种,日边红杏倚云栽。芙蓉生在秋江上,不向东风怨未开”。

流年碎影

从前夏天热

鲍官明

田,看上去长得几乎一样,但各有名字。有的依据田形取名,比如糖盒子、大稍杪、连耳田等。据父亲说,更多的则是以种子取名。比如这个田,要一担种,就叫大一担;那个田,只要三升种子,则叫小三升。六斗,顾名思义,需要六斗种子。六斗分到我家的時候,因为太大,切了一小半给破瓦屋小九子家了。饶是这样,属于我们家的还有一亩六分多。每年双抢,对付六斗的时候,一家人都如临大敌。

1987年的夏天,久旱无雨,天又格外地热。父亲头天晚上就给我们打了预防针,晚上都睡早点,明天早上起早割稻。我与二哥到六斗的时候,月亮还在天上,但田野里早就语声喧哗,热闹一片了。家家户户都在趁着月色起早割稻,而母亲和小妹已经割了一大片。

我正在读中专二年级。二哥刚刚参加完高考,分数还没有出来,据

二哥自己估算,应该考得还不错。我的户口已经转走,家里属于我的那一份田也让了出去。但我个头已经高过二哥,不仅能挑能驮,还精于犁、耙、盖、耖等农活,算是一个整劳力了。

太阳在升起,热气也慢慢来了。六斗邗沟旁的柳树枝头一动不动,尽管还是早晨,但已有耐不住热的蝉在树枝上嘶鸣。我们也早已汗流浹背,口渴难耐。大抵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,母亲就说,先回家吃早饭,吃完早饭再来。

早饭过后,母亲和姐姐负责割剩下的稻,姐夫、二哥、小妹和我负责打稻,其中姐夫、二哥和我还得轮流将打下来的稻挑到稻床上,小妹则专门负责挪稻桶。父亲因为包了魏咀一户人家的田,正好要给那家人犁田,并没有参加六斗的收割战斗。

打稻机要两个人才能抬到田里。我与姐夫抬打稻机,二哥收拾扁担、稻箩和衬杵。从六斗到我们家,